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續兒女英雄傳 第七十二回 破秘雲岩群凶授首 得白象嶺首逆潛逃

話說伍虎逃入山谷，越走越窄，已經棄馬步行，十分艱難，追兵又緊緊在後。忽然一聲大炮震響，滿谷伏兵從前面殺出，乃是郝武預先奉令埋伏在此，把伍虎擒了，一同迫來的女將回營繳令。不言伍虎擒，再說伍彪正要與伍虎合兵一處，不料前面有女將截住，又從兩旁殺出兩個女將，把他與伍虎衝開。一個女將殺向前去，一個女將殺向後邊來，與自己鬥了十餘合。那女將乃是水仙。伍彪雖勇，已是疲乏，敵不住水仙的生力軍，只得向旁邊逃走。見前面有一道小河，卻是乾河，心中大疑，知向來此河有水，或當水涸之時，故此無水。正在觀望，追兵已到，忙忙來到中流。時已天黑，遠望河中立一高竿，上懸一燈，燈下有一個木牌，上書八個大字，云：「或伍或陸，死在此處」。

眾嘍囉俱來圍繞看牌，大家驚疑。有一頭目上前說道：「夜晚之際，一時豈能便有此牌？必是設著埋伏，立此燈牌為記，使埋伏之兵望見此燈，好來尋找。不若將燈竿砍倒，追兵無了暗令，自然亂了。」伍彪連說：「有理」，即忙舉刀將燈竿砍倒。

只見兩邊無數人馬吶一聲喊，河中流水滔滔洶湧而來，波浪甚急，霎時水滿小河，賊兵正在河中，大水一至，如何阻擋，盡將賊兵淹沒。伍彪見水來得太急，忙策馬要上岸逃命，費了多少氣力打馬，才得到岸上。當頭一聲炮響，閃出四個女將：雙福、雙壽、換姐、綠香，圍繞上來，把伍彪圍在中間，不能得出。夜晚之間，難辨彼此，雖勉強衝殺，怎當得眾女將各舉兵刃，一齊擁上！伍彪措手不及，被旁邊又轉出一將擒住。眾女將視之，乃袁聲萬也。大家合兵一處，捆了伍彪，也回營來。

原來自假作退兵起，以及擒伍虎、伍彪這些計策，都是何小姐與顧朗山商議出來的，向眾人所說如此如此，即是安排一切，果然伍虎、伍彪中計被擒。眾女將交令，郝武押著伍虎，袁聲萬押著伍彪。此時何小姐升帳坐定，兩邊掌起燭燈，陳列刀槍劍戟，十分威武。郝武與袁聲萬押著伍虎、伍彪過來。何小姐道：「安大人自到山東，各山賊寇無不殄滅，只有你白象嶺久不歸順，如今遠勞官軍徵討，你二人既被擒來，自應委心歸附，勿再抗違。」伍虎、伍彪同聲道：「我等本欲圖王，今既不成，有死而已，決不歸降。」何小姐怒道：「夜深誅戮，難以號令三軍。暫且牢固監押，待明日捉了陸魁，一同斬首示眾！」說罷，即吩咐押下去。

次日，何小姐又把顧朗山請來，定了一計，登時拔箭一支，對水仙、海蟾二人道：「你二人押著伍虎、伍彪，向秘雲岩去，如此如此。」又拔箭一支，吩咐瓊花與菱姑，如此如此。又拔箭吩咐郝武、袁聲萬，如此如此。大家分頭，各自依計而行。

且說水仙姊妹領兵到秘雲岩下，攻打數日，陸魁只是嚴加防守，堅閉不出。水仙姊妹命朱善保將兩輛囚車趕至岩下，傳示上面，急早歸降。陸魁在山岩之上見伍虎、伍彪綁縛著，囚於囚車之內，大哭道：「我實不忍你二人如此被虜，使我心碎！」

伍虎嘆道：「舅舅千萬死守，不可因我二人遽然投降。」陸魁聞言，心如刀割，大叫一聲，領兵殺下岩來。他看見水仙等是女流領兵，更覺放心。水仙等見他來得兇猛，回身就走。陸魁不捨，追了幾步，又恐是計，停步不追。水仙等見陸魁不追，遂命朱善保將伍虎由囚車牽出，一刀殺死。陸魁見了大怒，緊緊追來。追了二里多路，又不追了。水仙等見又不追了，又命朱善保將伍彪由車內牽出，一刀砍了。陸魁見兩外甥皆被殺死，恨恨不已，此次非追上不可，於是緊緊追來。追至半途，一聲號炮，瓊花由東邊殺出，菱花由西邊殺出。陸魁出其不意，抵敵不住，兼之水仙姊妹又復殺回，一人難敵四手，勉強戰了四十餘合，實難支持，只得敗回。四個女將緊緊追趕。

陸魁跑回秘雲岩，一看大驚，只見秘雲岩上已插滿官軍旗號，上面站著郝武、袁聲萬，不覺怒極，回頭叫跟他的嘍囉潮湧一般往山上殺來，陸魁也督在後面。只聽得山上一聲號炮，一齊吶喊，樅木滾石一齊打下。打倒一半，滑倒了一半，滿山但見賊兵屍首，好一似下水的湯圓，紛紛的滾落岩下去了。陸魁急回馬，也奔下岩去，正值四個女將已經追到岩邊，弄得陸魁上來不得，下去不行。正在進退兩難，瓊花一支槍已在背後，水仙一口刀已在面前，陸魁只好望上路，又被樅木滾石打了下來。陸魁此時又急又氣，又聽得上面笑一陣、罵一陣，官軍一同大叫：「陸魁，還不上來，早早投降！」下面也是笑罵不止，卻叫的是：「早早前來受死！」正在忙亂，忽然官軍一聲吶喊，賊兵一齊失驚，原來陸魁拔劍自刎了，屍身由半岩間咯碌碌直滾下山澗裡去，腦漿進裂。岩上官軍搖旗擂鼓，大呼殺下。賊兵無心戀戰，紛紛敗去。郝武奮勇當先，奔雷掣電而來。水仙等揮兩翼精兵掩上，只殺得賊兵僵屍遍野，流血成水，方肯收兵。郝武等商議安營，先命人往何小姐營中報捷，水仙等留郝武、袁聲萬把守秘雲岩，他四女將往迎何小姐。

行至半路，早見旌旗耀日，盔甲連雲，大兵來到。水仙姊妹四人迎了上去，彼此相見。水仙向何小姐稟道：「我等奉夫人之命，依計而行。我與海蟾攻打秘雲岩不下，以伍虎二賊誘之，陸魁果然殺下岩來。後來假敗，他果然不追，殺了二賊，他果然窮追，果然不顧，秘雲岩被我們奪了，他果然拚命。後來兩路剿殺了個舒服，生擒數百名，斬首不計其數，就請夫人到秘雲岩安營。」何小姐道：「計雖是我定的，功勞還仗你們四姊妹。如今大人同師爺都甚歡喜。陸魁一死，大功告成。」

水仙等一同答應「是」，把馬隨在後面，說說笑笑，上了秘雲岩，郝武即來迎接。安大人與顧師爺議定了五個大寨，褚先鋒營在前，何小姐營在左，碧氏姊妹營在後，歐氏兄弟營在右，安大人營在中，好似海棠花式樣。營盤立定，忙發探馬去打聽伍良霄近日情形，以便及早擒拿。

且說伍良霄仗著陸魁兇猛，秘雲岩險要，所以聽見陸氏投降，伍龍被殺，不甚畏懼，每日尚要與搶來幾個婦女作樂。原來陸氏甚妒，趁他出去打仗得空，將搶來婦女引入後房，頗為寵幸。所以陸氏母女投降，他全不在心，反以為幸。這日正在宴樂，忽聽見探子來報說：「伍虎、伍彪擒去殺了，秘雲岩已失，陸魁自刎，官軍現在白象嶺前，立了五個大寨，聲勢甚盛，請寨主定奪！」伍良霄聽了大驚，暈倒於地，眾婦女及頭目們連忙救醒。大家都都慌了，紛紛議論不一。伍良霄自己一想，保障已去，將佐已無一人，有多大能為，焉能敵得了大隊人馬？莫若穩住他們，獨自逃走，方是上策。主意定了，乃安撫大眾道：「你們暫且退去，讓我定定神，細想妙計。」眾人面面相覷，都是無法，只得漸漸退去，剩下兩三個婦女，尚不知進退，還要撒嬌撒癡。伍良霄也將她們支開，獨留下一個心腹頭目叫魏誠，點手叫他道：「你隨我進來。」魏誠不知何事，跟了伍良霄進內，一直到了臥房。魏誠又問道：「寨主有何使用？」

伍良霄一言不答，只是忙忙碌碌，湊集些散碎銀兩，打了一個小包，又開箱尋出兩件衣服，也打了一個小包，一齊交與魏誠，便用手一招，急走出房外隙地上，附耳道：「大勢去矣，我同你還在這裡做甚麼？我知道後山有個小路，是個山洞，無人知曉。我帶你快快從此處逃走，否則性命難保了。」魏誠呆了一回，道：「寨主走了，可惜這個事業，還有眾人，如何是好？」

伍良霄著急道：「若叫了大眾同走，官軍必然追趕，仍與不走無異。你別遲疑了，快走罷！魏誠無可如何，只得跟了出來。」

天已日落，走了不遠，遇著幾個巡山嘍囉，都問：「大王何往？」伍良霄忙支吾道：「我去巡查一番就回來。」說罷就走，忙來後山，亂石縱橫，幸喜魏誠是小竊出身，躡山越澗如履平地，一路扶掖了伍良霄過去。過了亂石，又是一道山澗，兩邊陡壁中間僅容一身可過。過了山澗，方是小洞，曲曲折折，細路一條，甚是崎嶇。及至爬出洞外，又遇深塘及爛泥潭，更不易行，兼之時已黃昏，一片荒山，四圍荊棘。到了此刻，回想先年熱鬧時候，覺淒然淚下，便向魏誠道：「今晚咱們無處棲身，如何是好？」魏誠道：「越過此山，山腳下便是運河，且喜昏黑，渡河無人辨認面貌。渡過運河，那岸便有宿頭。」

伍良霄依言，隨了魏誠，跨過荒山，早已昏黑，不辨人跡。魏誠敲火覓路，苦不可言。

且不說伍良霄逃走之苦。且說安大人立定五營，安排擒拿伍良霄，早些成功。大家摩拳擦掌，準備廝殺。不料探子來報，說道：「現探得白象嶺大寨內紛紛言講寨主不見，都似亂無頭緒。」安大人聽了，甚為驚訝。朗山道：「只好快派兵攻他內寨為要，拿住他的嘍囉，再審問他往何處逃去。」安大人依言，即派褚先鋒領了韓忠、謝標、郝武、袁聲萬速去剿殺。褚一官領令，帶了四

將，一直殺到大寨前門。褚一官當先，率眾搶寨，奮呼殺賊。寨內僅剩下幾個頭目，並無武藝出眾之人，如何敵得住？故此褚先鋒一路殺賊而人，毫無攔擋，刀如螞蟻，箭似蝗飛，官軍喊殺之聲，賊人號哭之聲，並作一片喧鬧。安大人又派二歐，帶了齊、許、蔣、侯、朱三、徐石大、朱善保去攻打內寨後門。二歐領命，即帶人往後門殺去，逢人便砍，逢馬便擗，也無人敢敵。那時後營的碧大娘正在殺人，遇著一個文人模樣的，持了一束帳簿，意在潛逃，便順手舞槍進去，揀他不致命的左腿上擗著，擗於馬下，眾軍士上前，捆捉過來。

此時白象嶺大寨已是千軍萬馬奔馳而入，安大人、顧師爺在前廳坐下，何小姐在後堂入坐。安大人急問：「伍良霄何人獲著？」只見眾將紛紛獻功，齊到階下，或首級，或俘虜。顧朗山一一查點。尚有二三百人跪著投降，磕頭哀告，內中都無伍良霄。安大人又派人在寨內寨外，細細搜查。須臾，二歐率眾押解了一百餘名逃賊，並四五十顆首級進來。又一一查點，仍是不見伍良霄。安大人道：「伍良霄果然逃走了，都說後山並無出路，怎會逃去？」顧朗山道：「且把拿住的頭目帶上來，細細審問，伍良霄逃往何處。」眾賊一齊供稱不知，再三推問，實不知情。有說從前日下午就不見了，實實不知去向。正要用刑，碧大娘由後堂命人將那個拿帳簿的一齊押解前來。安大人又問了他一番。那人供係管帳先生，暫充軍師，叫王大猷。顧朗山問道：「你既當軍師，你們大王逃走去處，你豈能不曉得？」

王大猷道：「小人實實不知。」安大人喝打，王大猷磕頭求饒。

左右不由分說，拖下去一頓拷打，其人登時斃命。顧朗山道：「看來伍良霄必是瞞著群賊，私行先逃了。」

正說著，何小姐叫人押過兩個人來，乃是伍良霄逃走之時半路上遇著的人。這二人將路遇大人的情形細說一遍，並說尚有魏誠跟著。安大人點頭，叫押過一邊，快拔令箭一支，叫過謝標、郝武來，交給他們文書，並問明伍良霄、魏誠年貌，再帶上許奮、齊明、蔣和、侯蒙往四面跟尋伍良霄的蹤跡，並傳諭各地方，嚴拿務獲。不一時，先派的搜山之人回來稟知，除了投降等眾，並無面生可疑之人。安大人吩咐就在此歇馬三日，辦理折奏。顧朗山便要將何小姐的功勞敘上，安大人不允，說道：「我繫帶兵之人，自己不能平賊，求助於婦人，已是可差，且又請功，未免冒昧。」何小姐也命人到前營苦辭，不願敘功。

於是朗山將折底打好，又向安大人道：「此折須知會衛中丞聯銜，並與田大人、田公子敘功，且將上次平定三處賊巢，一並請獎，乃東省一律肅清，大保案也非到省再辦不可。此時先將白象嶺查勘一番，以免後患。我想此處崖谷崢嶸，地形險要，卻是大盜盤踞之所，倒應細細閱看，再安炮台。至於營兵額數，須與總鎮商量，並宜添一個守備在此鎮守，就天目山、青雲山、羊角嶺，也須安排一番。」安大人道：「那三處我尚記得大概，那時已有此心。天目山離縣城五十餘里，地形遼闊，卻與清真營相呼應，可於此地設千總一員，置兵五百名，自然永遠莫安。那青雲山形勢，四面孤懸，乃小盜出沒之所，大盜斷難容足。可笑張七那賊，當時佔據此山，已無見識，大約智者決不再來，只置立幾處虛樓而已，不必添兵設將也。至於羊角嶺山險阻，雖為聚盜之藪，但未能容受多人，又且逼近府城，苟營汛兵捕認真辦事，即無疏虞矣，何必另設兵將乎？」朗山點頭道：「大人所論極是，已將三處形勢瞭如指掌矣，令人拜服。」二人又聊些善後之事，遂各歸棧。

到了次日，安排賀喜筵宴，各營聚集，十分熱鬧。惟有陸氏母女心中悶悶，又不好過於悲苦，只得在碧氏營中隱忍。見了內寨，更多感慨。何小姐又恐冷落了他們，故於是午大宴後，命人找了伍秋芳來，叫他帶領著大家遍山遊玩。山前山後正在眺望，有左右傳報說：「大人到後營來了。」何小姐聽說，即領花鈴、綠香回來，見了安公子，彼此稱頌些功績，又講會子伍良霄逃走之事。何小姐道：「我倒忘了昨日在後堂擒住幾個婦女，我想若要按叛逆妻妾辦理，未免太刻。緣故呢，他們實是搶來之人，已經被冤，不可又叫他被冤。」安公子大笑道：「你實乃仁人也。」此時安大人十分高興，得意之至，就在何小姐帳中高開夜宴，花鈴、綠香等服侍，又叫人作樂。何小姐道：「『婦人在軍中，兵氣恐不揚。』你想這樣取樂，是個大元帥舉動麼？」安公子笑道：「偶一為之，也不為過。」又飲了一會，方才回營。次日打點起身之事，大家忙亂了一夜。及至清早，帥旗一層，升炮三聲，將官數十對，亮甲掛刀，一字兒跪送上轎。次日至兗州，知府來接，謝標、郝武回來交差，已將伍良霄拿住。

原來伍良霄帶著魏誠逃出重圍，渡過運河，黑路中又行了一程，遇著小小桑村，時已夜半。有幾家莊農尚在績麻，燈火未熄。魏誠上前去敲一家的門，裡面一老婦人問是誰，伍良霄答言：「是過路客人，特來借宿，懇求方便。」那婦人開了門，伍良霄二人進去，故意與老婦人攀談，方知是婆媳二人居住，並無男子。伍良霄甚喜，看他情形樸陋，不至有別的禍患，便取出二兩來重的銀子，告求老奶奶造飯。那老婦接了銀子，歡歡喜喜的應允，便與媳婦商量去廚房燒茶做飯。伍良霄恐露出破綻，背燈而坐。吃了飯，又推困倦，先自睡了。無奈心虛膽怯，哪裡睡得著？只聽隔壁有人說話道：「這遭咱們山東可太平了，天目山、青雲山、羊角嶺都平定了，只剩下白象嶺。伍良霄那廝何等厲害，今番也叫安大人掃平了。」一人道：「只是良霄逃走，不知拿得著拿不著。若還拿不著，這個害仍是不能除。」一人道：「大料他一個人也立不起什麼事來。」一人道：「總是拿住的好。」伍良霄聽了，週身冷汗，如坐針氈，便提起耳朵，離枕頭三四寸聽他們說話。卻漸漸說到別件事去，堂前婆媳也熄燈安寢，四鄰寂靜。無如伍良霄提心吊膽，直到窗格微明，一骨碌爬起來。那婆媳也起身了。伍良霄托言趕路，向老夫人討些湯水，道聲打擾，帶著魏誠走了。

出來一路上聽得人言紛紛，滿村莊都講是白象嶺的事。他二人只揀僻路走。行到申牌時候，走到大鎮市，忽聽得路上講論安大人查拿伍良霄的文書到了。伍良霄暗暗叫苦，想是白象嶺已然休矣，「叫我如何逃命？」便引魏誠到僻處道：「今日怎好？」魏誠道：「休管他，咱們有路且走。」伍良霄只得依了，不管山高水低，荒榛荆棘，亂走了數十里，天又昏黑。伍良霄道：「我實在來不得了，非有店穩睡不可。」正在為難，見前面有燈火，他二人慌忙過去一看，是個小鎮市，街上有兩三家店房。二人便揀個小店單間住了。伍良霄乏極，放倒頭便睡。魏誠心中自思：「我跟著何白是出頭？並且也無處投奔，不定何處被人拿住，性命難保。況他待我也無十分好處，不如我向店家說了，將他拿住請功，倒是好策。」主意已定，即忙忙到店東櫃房內，見房內坐著三人，兩個是店東，劉姓兄弟二人；那一個是他的外甥。魏誠也說明姓名。

那三人問他因為何事。魏誠道：「我同著來往店的就是伍良霄，現在沉睡，你千萬要拿住。如放走，你們吃罪不起。」

店東大驚，說道：「這個干係不小，剛才來的告示說：有人拿住送來的，賞銀二千兩，願作官的給官職，送信的五百兩，幫拿的一千兩，藏著他的與他同罪。快快約齊了人！」又往東邊店裡找來五個人幫助，本店七十人，大家拿著兵刃與繩索，一齊來到單間。大家進去，尚有些膽怯，及至一看，伍良霄尚在沉睡，便忙忙上去，三個人把繩索密密捆了。伍良霄睡夢中驚醒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為什麼捆我？」又叫魏誠，不見答應。

那魏誠早溜出一邊去了。伍良霄尚欲求饒，大家笑道：「你不必妄想脫逃，那安大人等你已久，今有你的人出首，我們一候天明，便直送你到營前。」伍良霄聽了，方曉得著了他們的道兒，驚得魂飛天外，便大罵魏誠不止。眾人又加了一道繩索，同在單間看守著。已是天明，將要想法如何解送，只聽得東邊店內喧嚷，說是：「這裡住著安大人手下的老爺們呢，你們如要送伍良霄，就請見老爺們商議，也好放心前去。」

這東邊店裡住著的又是誰呢？原來就是郝武，帶著齊明。

那郝武自從奉令去拿伍良霄，與謝標商議定，穿便服，不帶從人，分四路找尋。侯蒙一路，蔣和一路，謝標帶著許奮一路，郝武與齊明一路。

且說郝武、齊明當日出山，直向大路而去，逢著村坊小市，便向人問訊道：「見有如此如此模樣服色二人過去否？」鄉下人都說不見。或有幾處說見著的，也是模樣印象、似是而非的話。一路盤問，都無實跡。次日又問了一天，又趁著月色走了半夜，二人商量道：「黑夜找人，更不容易，不如權且安歇，待到天明，再作區處。」正說著，遇了小小市鎮，見有三個店，東邊店裡燈光尚明，便上前叫門。店小二開了店門，請二位進內，上房坐下，問了茶飯，當即安排上來。郝、齊二人也不再問了，便要睡下。只聽西邊言講，向這店找人幫著拿什麼在逃的大盜。齊明先聽了，一骨碌將身爬起，就叫郝武；那郝武已是醒著，忙叫店小二去問。

店小二回說，西邊店裡住著大盜伍良霄，現在約會人拿他。郝、齊二人大喜，忙要出來幫拿。不一時，聽說已然拿著，就叫店家告知：「我們是安大人手下的千總，現奉令捉拿伍良霄。你們是誰拿住的，報上名來，跟我們一同押解此賊，前去領賞。」店家將話傳過去。

須臾，魏誠與店家劉大、劉二捆著伍良霄到來，與郝老爺、齊老爺磕頭，說明原由。大家一同起身，往大營而來。半路遇著謝標、許奮，同到了兗州，恰巧安大人行營在此。郝武卻報了到，天已靠晚，自轅門以至帳中，燈張百合，炬列萬行，火燄中刀矛林立，各將官明盔亮甲，奕奕有光，將那分門別隊五色的戰襖，五色的旗幟，愈顯對對分明。安大人高坐帳中，披件團龍黃馬褂，帳裡旁列捧劍、捧令兩侍兒，如花似玉。帳前排開雁翅一般武巡捕數十人，俱是魚鱗文戰袍，團花馬褂，一呼百應，一諾千聲，真顯得大將軍威如山。當下謝標、郝武押著伍良霄，倒剪二臂，逡巡而入。上面接疊連聲傳呼抓進伍良霄來，下面答應，如雷鳴一般，將伍良霄跪在當面。安大人道：「你是伍良霄麼？」那伍良霄竟自戰兢畏懼，說不出話來，半晌才道：「是。」以後問他，都是含糊答應。還是郝武等勸誘著，才一一畫了招詞。安大人吩咐上了囚車。只聽得高唱掩門，炮響鼓鳴，大人進內去了。